
跡

爲什麼要讀紅皮小叢書

作了一天的工作[illegible]，總想[illegible]書[illegible]。常常想找本書來讀讀。——這時候[illegible]，

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想讀一類[illegible]書，以調劑[illegible]之[illegible]，無疑[illegible]之幫助！

在[illegible]以前，在[illegible]到，[illegible]未到，未免有些心焦。常常想[illegible]讀讀。——這時候[illegible]是需要一類的書，借他人之故事，實[illegible]之時間！

在[illegible]之後，不[illegible]到[illegible]中去，常常想找本書來讀讀。——這時候便應該閱讀，[illegible]有趣味的[illegible]說，[illegible]之故事，[illegible]之睡覺！

在[illegible]之境，偶然閒下來，或是在車船之中，常常想找本書來讀讀。——這時候便應該讀的，是這種一類的書，讀消遣之文字，增身心之快感！

在[illegible]之後，心[illegible]之至，常常想找本書來讀讀。——這時候應該讀的

是這種狹小的文藝類的書，借他人之酒杯，澆自己之塊壘！

青年們！[illegible]在[illegible]研究[illegible]於何等的境地中？認識那一類的書？我們所轉的這種紅皮

[illegible]書，就[illegible]在這種[illegible]之下，專為你們而說的，聽憑你們選取就是了！

[illegible]上，[illegible]都[illegible]一種，都註著在「國恥」二字，決不教人感到一點沉悶！應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手邊而不覺得異樣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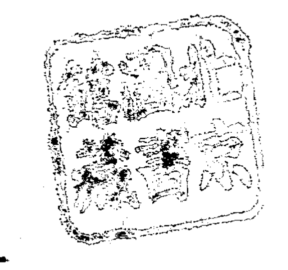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，[illegible]書[illegible]的書，[illegible]在下面：

上海的研究	一冊	徐國楨著	
關於[illegible]人之其他	一冊	徐國楨著	
[illegible]山[illegible]緣	一冊	[illegible]譯	
[illegible]借金	一冊	徐卓呆著	
[illegible]從[illegible]世界	一冊	徐卓呆著	
異人	一冊	[illegible]	
[illegible]上	一冊	陳[illegible]譯	
幻蹤	一冊	[illegible]	
[illegible]樂博士	一冊	趙苕狂著	
四角戀愛	一冊	趙苕狂著	

一八，六，一○，苕狂於上海

幻迹

過去的半年，就好似做了一個夢，完全是幻。現在囘溯起來，眞有些不相信我生竟經過了這麽一個歷程。在沒有步入這個歷程之先，誰也夢想不到，奇巧的事實總是出人意外的！然而就因爲事實太奇巧，所以爲時很暫，痲醉力之中人還未深；逃囘來後，也便如做夢醒來翻了一個身，忘去了大半，只記得大概了！大概也不過如此：最初是窮，遇了一個奇妙的女子，變成不窮，做官，女子被殺，逃，未逃以前



的事蹟，逐漸模糊；逃之痛苦的印象倒還深，又因爲算是最近，所以記得清晰；以前，眞的和做夢一樣，渺無痕跡。而且在現在，却也沒有追索的勇氣，只好任其自然的模糊下去咧！追憶起來，無非感覺着煩惱，悵惘，慚疚，以及可笑，終還是不相信我生竟經過這麼一個歷程。我將過去的半年視爲幻境，倒反使得心中寬泰些。若是無謂的追索幻迹，當做有人生歷史的價值，那就是徒然自苦了。後面的日記，是我從逃回來後僅存的一隻小箱子裏翻出來的，翻出來時並沒有讀，仍然擱置着，不過掉了一個藏放處。後來又有一天看見了，正是無聊時候，心中毫無感想的取來看看，竟使我不勝驚奇；憶念中的過去事實，歷久而愈模糊，愈平淡，不過是窮，遇了一個奇妙的女子，變成

不窮，做官，女子被殺，逃，如是而已。日記中所寫的，却全是心理變態，尋常一件事實，在現在的我看來，並沒有興奮描寫的價值；當時的日記上，却引爲非常安慰，非常可寶，或許在當時有人看見，也要嗤笑的，然而我還保存至今，得能從幻境裏留下一點迹象來，讀了一遍之後，很感到慚愧而且羞人。最初想燬去，又覺可惜，仍然丟過一邊；也並不是想保存，不過心理上以爲還是擱着好。再過了幾天，我認爲大可整理一下，把來發表了；發表的理由：就是我在過去的半年中，心理怎麼會變態，這於心理學上，多少有點關係，可以供研究，除了這一點以外，等到現在燒燬，已嫌太遲，我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上觀察起來，才有發表的興味的。其實，假使年光倒流，將我重行拉

轉到過去的環境裏，說不定又要自冒現在的心理變態咧。人類怎麼會長白頭髮的？還不是心理多變的緣故，我凜然了！

上面彷彿是小序。末了，再將姓名告訴讀者：我姓奚，名光漢。後面所發表的，已經就原稿加以删訂，所以不是逐日記，這也應當聲明的。

二月十四日。（我是二月初一日晚上到上海，寓在大和棧樓上四十二號，等候職業，一時找不到，帶來的錢用完了，很困難；十二日便遇見那奇妙的女子。當晚就使我很興奮的寫日記，所以日記的開始並不是由十四日起，我删去了。）昨晚睡得遲，今天起身也就很遲；其實在七點鐘時便醒了，自家曉得起身之後必然乏味，而且空虛，還是在被窩裏甜蜜些。這

空虛也無非是金錢缺乏，昨天從葛君豪那邊順借了兩角錢回來，坐車子化去二十四枚銅元，十八個銅元買了一碗麵，所賸無幾，買點心都不夠。幸而這幾天來，過慣了空囊生活；不然，豈僅覺得空虛，還不免恐慌呢。前昨兩天的事實，藏在腹中，大有飲食的功用；從七點鐘起，到九點鐘，醒着兩個鐘頭，並不覺餓。經驗來告訴我說：「凡人睡着不醒，雖至午飯時，醒來之際，總不覺餓；然而醒着在床上不起身，就要思食了。」誠然，已往的我，確是如此，一覺醒來，便要起床，剛淨過面，就要吃東西，睡在床上不起來也要餓的。今天不然，只把奇妙的她反復想着。我寓在這裏十多天，窗外的一座洋房，已看慣了，正對着這裏的一個窗子也看慣了，似乎沒有看見過有什麼人。前天從對面窗子裏發現一個美貌女子，一連兩

天，女子就像沒有離開過那窗口，我一抬頭，總看見她，怎麼不令我迷惑，至少她都在那兒注意我罷。異地飄泊的我，又在窘境中，彷彿心都冷了，忽然被烈日曬了一陣，連血也熱沸起來，薄薄的兩條被，大有春意，一點不感到寒冷，躺在床上想了兩個鐘頭，又睡着了。這一睡就睡到十二點鐘，直至茶房在外面敲門說：「奚先生！開飯了。」我才驚醒，懶洋洋的披衣起來。

虧得大和棧的中晚兩頓飯是墊付的，否則起身之後，依然是一個問題。吃了飯，賬房陳先生從我身邊走過，嘰咕了一陣子，我的心思只在對面窗畔的女子身上，支吾過去，忙忙回到房中，美麗的臉龐果然又現入眼簾，似乎她已等待我好久了。我們的視線就有一刻鐘光景沒有歧離，足以令

我忘去一切痛苦，心的顫動也好比初入花叢的青年，——沒有經過戀愛生活的青年——渾身血液在旺流着，意識反而茫然，至於久久，視聽也逐漸模糊了，忽然之間，對面的女子已不見。理智就趕緊來向我詰誡：「你沒有戀她的資格，雖然她在戀你，——其實還料不定——等到看見你的囊底時，她立刻就要變爲嘲笑；你現在不但沒有癡瞧她的功夫，簡直連把她的倩影放在腦筋裏也可以不必，全部思想集中於職業問題，還不能得到解決，那裏能夠非分措意到美色呢？」我倒很明白，本來只消伸手向囊中一探，就能證明這詰誡是對的。我再笨些，這美色與金錢有聯帶關係的原則，總不會忘記。何況這女子是誰，她注意於我，是不是和我的心情一樣，或還是把我當做足資玩賞的可噱景物之一，而作爲臨眺消遣之需；假使如此

，那我就要笑出來了。我設想到此，就不禁很悲傷！我的頭髮爲什麼這樣長而蓬亂？我的臉色爲何這樣蒼白？現在縱然是春天，還很寒冷，人家都穿着皮袍子，我爲什麼却穿着這麼一件敝舊的布棉袍？自家不肯向鏡子照，那末這副寒酸相之不能見人，便不言可知了！衣着華美的她，目我爲可供哂笑的景物，實屬意中事。我何人，雖然一時窘困，肯甘心供女人家哂笑嗎？心裏這麼想，立刻便發生劇烈的煩惱，昨夜那麼安排好的步驟和目的，也便立刻覺得是發了怔忡的思想，而且羞人。我唯有用被蒙着頭睡一囘，才可以免去這又煩惱又羞愧的不可堪。

不料剛剛蒙上被，又轉念過來。閉了眼睛總和睜着眼睛時的意識不同，我向來如此，而且往往矛盾；方才是怎麼樣的煩惱而羞愧，因了羞愧才

夢上被魘覺，甫一合眼，便覺得方才的思想太不合，太近於俗，煩惱固不必，羞愧也不免頭巾氣，事實都是奇巧的，用普通情理去推測，大都不能中。此番事實的發端，便已奇巧，兩邊的窗子，會得一直線的相對着，彼此正和對面無異，只是中間隔了一條馬路。而那女子，又居然一連幾天從窗中注意我，馬路上可笑的人，來來往往，正不知多少，她似乎從沒有注視過。昨天一個妖形怪狀完全女性式的青年男子，扭扭揑揑的從馬路上走過，旁人都發笑，她不過略略順下眼去看了一下，一點不希奇，隨卽抬起頭來，又看了我一下，才回身離去窗子，這個可以證明她並非目我爲足資玩賞的可噱景物罷？我雖難看，大概比較那怪男子還好看些。何況她這幾天來對我注視的神情，大有戀戀之意，決不可說是偶然；或者還有我所不

能知的奇妙事實在背面，我何能懇置？在她恐也不能放過我。於是昨夜安排好的「先打聽她姓名身世」的第一步，覺得很適合這情勢了；這倒不難，此間的茶房總該知道。雖說職業問題很重要，然而這種有異樣興味的事情，青年八正不可少，否則我不如到沙漠中去了。

重新從床上立起來後，方才閉着目的思想，倒並不覺錯誤；先前的思想，便如燈焰被風吹熄一般，不復措及，我認定那女子之注視我，決非偶然，從樂觀方面想，或者還能因此發現新的幸福園地，那也未可料。於是我便從事選擇一個比較與我接近的茶房，打聽她的姓名身世，這裏的茶房，一共有十幾個，但是每日侍候我茶水的，只有一個老薛，這時候竟不知那裏去了。我看不見老薛，很爲心焦，別的茶房像我這樣一個窮困的客人

，未必肯高興講，只好耐着，等候老薛囘來。自鳴鐘却已敲了三下，昨天楊敏時教我今午三時去聽囘音，是不能不去的，也許那邊的事，已有圓滿答覆。職業問題解决下來，就可暫安一時，奇妙女子的問題，在眼前畢竟是屬於次要的。

可憐我連坐車子的錢都沒有，慢慢的走了去。這時候的心中，就只有職業問題，昨天楊敏時對我說的話，不住的在腦際盤旋，好像有希望，大概可以有五十元一月的薪水，如果成功，我倒也滿足了。不料彼此會面後，楊敏時就是有一刻鐘沒有開口，我的心弦不禁一震，似乎耳畔有人說：「恐怕完了！」我知道，一定完了，楊敏時的臉色，也分明在那裏告訴我呢！然而在他未開口之先，希望還未全絕，等他對我說了一大串抱歉，前

途已經有入滿之患，另候良機的話後，這才惘惘然走出來！其實先前雖以爲有希望，同時也知道未必，不過已溺在水中的人，明知一根水草不能攀緊而上，然而總還要伸手去攀一下的！我走近寓所，打算到她屋前看看，却竟缺乏勇氣；和竊賊一般的掩進了寓所的門，原來那位賬房陳先生，我已怕見了！

回到房裏便如失去了知覺，失業的恐怖，逼退了腦中的綺想，渾身無力，精神煥散得坐也不能坐，頹然倒在床上，我的思想，也不能集中了！只覺一切都已空虛，囘里又不可，眞不料這囘到上海，竟失敗至這地步！老薛進來喊我吃晚飯，我答應的聲音，忽變成細啞，更令我恐怖起來，不要在異鄉生病，那可怎麼好？草草吃了一碗飯，依然囘到房裏睡覺，我知

道失業的危險已經在燃着眉毛了，可是又不知怎麼進行。因了楊敏時那邊一失望，便將我墮入深淵，愈恐怖，身體愈加飄飄然，不僅無力，奇妙女子一直到夜深還沒有到我的記憶中來。

二月十六日。昨日一天在昏昏中過去，奇妙女子照例在窗口看見，沒有什麼感想，事實上生活恐慌不能免除，我也就沒有積極措意她的心思；這倒是勢所不至，無論怎麼曠達的人，總也不能餓着肚子去戀女人的。有時想起，煩惱與羞愧却還不免像閃電般在腦中一閃，不過隨即便轉念過來；我很感傷，原來戀女人這回事，終究不能背了金錢原則而能成功的。有了金錢，便沒有絕對的障礙，也不會自餒，可以不斷的猛進。現在這蓬亂的長髮，蒼白的臉色，敝舊的布棉袍，自家就自先氣沮；雖然她未必因此

輕視我，我總要疑惑，何況還不能確定她是愛慕我呢。這一種無謂的糾纏思想，縈迴不已，直好似亂絲一般，再也理不清楚，內心的懊悶，眞是不可言宣，更何況我還有失業的恐慌！

今天起身很早，爲的要到奚秉鈞那裏走遭；他是我的遠房兄弟，幼時很窮，我的父親常常幫助他，才能夠讀書卒業，現在做了中學教員了。我到上海的第三天，曾去看過他一次，托他謀事，他說等候機會，我也知道所謂『等候機會』，是極渺茫的；但是屢次失敗四面楚歌的我，還當做那邊有一線生機在着，或許這機會已經等到，也未可知。而且我身邊已沒有錢，不僅賬房陳先生那裏無以應付，零用錢也沒有了，今天我可不客氣，要向秉鈞告貸一些，論情理秉鈞總不會拒絕的。我在八點鐘起身後，檢點

昨晚當去的一件短衫的兩角小洋餘款，還有三十四個銅元，買了一碗麵，坐電車尙夠。照例一面吃麵，一面從窗子裏看對面，却沒有看見她，吃完了麵，從房中走出寓棧的大門，寒風瑟然一吹，我感覺到淒涼了！此去乃是問一個曾經受過我家恩惠的族人請求幫助，何等的慚愧呀！秉鈞在六年前，還求我父親幫助，我在旁邊親眼看見的，現在竟易地而處了！

「等候機會」的這句話，本來毫無責任，機會沒有到，也早在我意中，並沒有失望的悲哀。不過秉鈞只能幫助兩塊錢，却非意料所及，我不願意用大義去責備他，說什麼人心不古，世路崎嶇。他也是很可憐的，因爲要求我諒解，把他不欲人家知道的窮苦內幕也赤裸裸的講給我聽了；這在他，必然很痛苦，假使我有別的法子，這兩塊錢便不肯拿回來。可是從他

那一番陳詞裏，所謂「上海開銷大，應酬繁，往往一頓晚飯，也要三四元」的幾句話細味起來，我又很憤慨；假使我現在有相當的地位，遇見了他，豈非也免不了應酬，兩塊錢還不夠嗎！然而我不能計較，終於默默的取了兩塊錢，回歸寓棧；不料才進門，便使我大吃驚，身體似突然的往下一沉，呆呆的立停了。賬房陳先生分明在那裏說：

「奚先生！一早就出去的麼？」

這幾天來，我躲避這位賬房陳先生就和耗子避猫一般，雖然他不會眞個像猫兒那麼殘酷的把我吃進肚去；然我進了這棧寓，總非常的擔心，日子愈久愈不容易應付，空言搪塞決不能教人家信任的。何況我這樣子，便分明挂出了一面窮招牌，巧於詞令的人處到我這境遇，恐怕也要變成啞子

罷！「是的，陳先生！」我答着，勉強裝一付笑容，却不知我的臉上，究竟是不是笑容，或還留有傷感之後突然吃驚的影子！

「奚先生！請到裏面來坐一坐罷。」陳先生說。我隨他進了辦事室，就差不多是一個候判的囚人；陳先生的莊嚴，也正和法官無異。我一些沒有準備的在陳先生辦事的桌子西首坐下。陳先生還算客氣，送了一支香烟過來，緊張的空氣，就緩和不少，我大大的感激；但是不安終還是不安。我打算搶先說幾句懇切的抱歉語，可是竟說不出，一顆心不住的在腔子裏跳着。

「照我們這麼的章程，」陳先生一面擦火柴，說：「奚先生！你也知道的，都是先付後住，因為是李先生——我的朋友，是介紹我寓在這裏的人

——介紹，特別通融每十天一結。誰知你先生却一文不付，眞令我十分爲難。須知九角大洋一天，食宿在內。除了敝棧，別處沒有這麼便宜的。啊——」

「是的！」我答，接受他的好意。

「敝棧和旅館不同，要供給客人膳食的，開銷就很大，」陳先生把香烟燃着，我也燃起來吸，繼續說：「天天要拿現錢去買菜，你也知道，如今住了半個多月，不付一個錢，在情理上未免說不過去罷。前幾天同你商量過，始終置在腦後，好像沒有這回事；但是你先生吃飯却照舊吃飯，我們對待客人，總算不錯了。」

「眞對不起！並非置在腦後，不過款子沒有寄得來，暫時請掛在賬上，

總要算淸的，對不起！』

「你的款子何時寄得來呢？」陳先生的面色忽然一變，如罩濃霜；我更惶恐了，好久才答道：

「日內就要寄來，」我不知怎樣措詞才好，很想提出一個證明來，使他相信這話；可是竟提不出。因爲我雖寫了一封快信給南京的一個朋友，商借二十元，自信很有把握，然而到底還沒有匯來。

「不是這麼說，我們不管你那裏有款子，我們只要你付淸了賬；假使這裏的客人都和你一樣，我們早就不能維持了。」陳先生嚴重的說，空氣又復緊張，我低垂了頭，更沒有什麼可以說的話，陳先生又開口了：

「今天無論如何，都要將十天的賬付訖。——」

「這裏的客人都是先付後住的；先住後付，已經是特別優待，奚先生就設法付出來罷！」

忽然有第三者參加進來說。我抬頭一看，却是老薛，正植立在賬房的門口，奇妙女子就在我腦中一閃；但只一閃，便過去，要緊應付這最急問題。同時還因了老薛在場，有些慚愧，然而這慚愧也不過像方才奇妙女子的一閃卽逝。陳先生嚴重的說話又在耳畔活躍起來。我被逼到這地步，無法可想，還是將奚秉鈞借我的兩塊錢拿出來，搪塞一下；本來在初進賬房時就想到，又顧慮着零用，到此，這兩塊錢已保留不住了。可是尙不知陳先生肯不肯先收到賬上去。

果然，陳先生只斜過眼來看了看我放在桌上的兩張中國銀行的一元紙

幣，並不接受，側過身子背了我仰着面說：

「嘻！兩塊錢！」

「暫且收在帳上，日內我再付清就是，對不起，現在我就只有兩塊錢，零用錢也沒有了？」我說到零用錢，不禁淒然，然而還懸心着陳先生肯不肯讓我過去。

陳先生鼻子裏哼了一聲，，重新將身子側到我一面來，說：「九角大洋一天，十天九塊錢，轉瞬又是十天，要十八塊錢咧！」

我唯唯，聽這幾句話，形勢又復趨緩和。不久陳先生取過兩張鈔幣，放入抽斗中，才知道已經高抬貴手，我從重圍中衝出來了。於是就鄭重的說：

「款子寄到時，我總付清；大概還可以付出十八塊錢。無論如何，我若繼續住下去，決然每十天一結，不拖欠的，現在很對不起。」

今日的問題暫告解決；我回到房中，透了一口長氣，精神上就覺得鬆散。睡了一會，老薛來喊我吃飯了；我想問他對面女子的姓名身世，因了方才受那賬房陳先生逼迫時他曾看見，便有些赧赧然。吃過飯後，再回到房中，奇妙的女子又出現在對面的窗口；她還是照例向我這邊看，似乎要竭力看清我房中的東西，房中沒有什麼，一張床，一張桌子，桌上放着許多書，可以看的也還是我的人。雙方注視不久，我要求知道她姓名身世的熱情就如火一般的燃燒起來；方才的恥辱完全忘去，忘去了一切，急切之間，恨不得跳過兩重窗子。從她注視我的精神觀察下來，她確是有意思，

但我竟沒法可以證明！

下午的半天以迄於晚，還只在昏昏中過去，五點鐘時出去看了幾個朋友，這是為了職業和借錢。今天雖有兩元的進益，却不過在我手上經過了一下，很痛苦的借來，很痛苦的用去，結果也還能獲到相當的幸福，可以自由進出這寓棧的大門，一點不畏縮；金錢能驅退不良的魅影，令我不勝感嘆！老薛很忙，晚飯後奉了一個有錢客人的命令，到城裏什麼親戚家裏拿東西去了。奇妙女子照例在天黑後不能看見，只在我腦中想。

二月十九日。早晨九點鐘光景，我還在睡夢裏，忽然有人敲門說：「奚先生！掛號信。」

「掛號信，」這三字就像在我耳畔噎的一聲響，立刻坐起來，知道喊我

的是老薛；一面應着，一面披衣下床，開下門，老薛進來了，他也很高興似的說：

「南京的掛號信，剛收到的。」

我取過，不暇細瞧，心裏反而突突的跳，手也顫動；我勉強鎮靜，帶笑說：

「唔！剛寄來的。」

拆開之後發現二十元匯票，我大喜欲狂了；心裏還在跳，手也還顫動，臉上且一陣陣的烘熱。到老薛退出去後又過了好久，這劇烈的震顫方才平靜下來。然後才看信，信寫得很長，暫時也無暇細看，三行當做兩行的草草看畢；就準備到郵局兌款；兌到款子，付去了房飯錢，還餘四元，我

又給了老薛一塊錢，我於是也做了體面的客人了，——因爲還沒有二十天——精神上就非常痛快，一時倒忘記了寫回信。

於是吃飯也大模大樣的，走路都有了精神；私心要和賬房陳先生碰碰頭，不道却反而參商了，午後照例從窗口看見她，還是那麼四目注視，她的臉上，忽露着一種凄凉的神色，以己度人，大概她也急於知道我的姓名和身世；我們的精神方面，也許已日益接近了，却可惜我的職業問題，竟不知何時才能解决！

許多茶房中老薛最忙；因爲老薛的眼睛，是長在適當的部位，看起人來，沒有什麼大差別，不像其他的茶房是把眼睛長在額角上的，大家就都很歡喜老薛，不論什麼事都要差遣老薛，所以老薛便沒有閒空了。我等候

了幾天，老薛總是跋來報往的忙着；更因了自家窘困，影響到青年人應有的特性，非常氣沮，就是碰着可以詢問的機會，也都失去；今天用了十七元的代價，贖來我應有的特性，這才將束縛解除了。晚上在外面理了髮回來，老薛獨個兒立在廚房外，尋覓什麼似的，我就問道：

「尋什麼？」

「尋一塊小的瓦片，奚先生！」老薛答。

究還苦於不知怎樣問起，立在旁邊冷覷了一會，老薛就匆匆的走了。

我回到自家房中再踱到客堂時，老薛恰又在着，沒有事，坐在東邊靠壁的椅子上，是兩張椅子當中間着一張茶几的左邊一張椅子，我就在右邊的這椅子上坐下來了，爽爽氣氣的講了一些別樣閒話；我深恐有人呼喚他，再

找這機會就又難了，便矯作不經意似的口氣發問：

「我們這棧的右邊，正對我房裏壁窗的一所高大洋房，是新造的罷？」

「前年秋間才竣工的；當我才到這裏的時候，也還是一樓一底的房子，不久被陳震春買去了，於是就重新建築起來，改了舊觀。—

「啊！陳震春，」我突然失聲的說。但隨即這訝異的態度就恢復原狀，淡淡的道：「陳震春上海的公館就在這兒，可是他本人並不在上海啊。」

「在山東。」

「是的，在山東；現在據報上說，他以警察廳長兼任全省剿匪司令了。然而瞧現在的局勢，恐怕山東終究保不住，雖然報上革命軍進展的消息不甚確。——」

「管他保得住保不住，腰包裏總不在少數了！」老薛忽然慨嘆的說。

「這幾天有一件事很奇怪，不知怎的我總能從窗子裏看見一個年輕的女子，頭髮已剪去，很時髦的；她也每日都要伏在窗口看。不過才二十歲左右罷，誰呢？」我閒閒的問。

「那恐怕是陳震春的二姨太太。」

「姨太太！」我聽到姨太太三字，似乎有失望的意味，但又追問道：「大概是青樓出身罷？」

老薛搖搖頭，說：「據說倒是好人家的女兒，被陳震春奪了去的。」

「怎麼又不帶到山東去？肯讓她一個人住在上海。」

「這個外人那裏知道呢。」老薛笑起來。

我也笑了，還要再問，老薛已被一個客人喚去，我也就回到自己房裏。

二月二十六日。生活問題依然不得解決，對於奇妙女子却有了可驚的進展，今午三時，我竟已和她作過長時間的談話，——第一次談話；昨日以前我們就仍不過在窗中遙遙晤見，誰想得到會在A園中遇着她呢？午膳後，我爲了職業出去看朋友，一些沒有結果；歸途中經過A園，看見進去的人很多，我也就跨了進去，無非是遊散遊散，解解胸悶。我進去繞了一個圈子，覺得也無甚意思，正欲回寓，忽見她從左首一個亭子上拾級下來；才看見時，沒有想起就是天天在窗中晤見的女子，但覺是個熟識的人，就在這意識未及清明之際，不期然向她頷首爲禮；她大概也是不及熟思，

受了我這貿然頷首的呼應，還了一個頷首禮，等到心地明白過來，大家都不禁赧然，這是從她的臉色上可以測知的。但我雖已明知爲誤，爲了半月來熱情的燃燒，碰到這「可遇而不可求」的機會，那肯放過？再瞧她，竟已立停下來，並不走開；正可利用這一誤，向前進攻；這一誤就是一張絕好的護身符，不會有無趣的惡反響，何況她立停了不走開，也分明在暗示我，似乎說：「我和你是一樣的心思啊！」於是我便開口說：

「你也到此地來遊散麼？」這個問句其實很無聊 然而我的心已禁不住劇跳了。

「是的，」她答，同樣無聊。可是這開始究竟是不容易的，雖然答得簡單，並略略有些不自然，在我已獲得良好結果。緘默了不到兩分鐘，就被

我尋着一個較爲接近的問句來：

「你一個人來的麼？可還有同伴？」

她向小池邊看了一下，說：「是和我那小的妹子同來的，她到池邊看魚去了。」

「這裏的佈置倒還好，只可惜天然的景物少些，你可是常來麼？」

「不，小的時候，因爲我家就在附近，倒常常來；這次回上海，還是第一次進來呢。」

我們接談了不多久，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子蹦躍地奔來，這大概就是她的妹子；她握住小女孩子的一隻手，問道：

「看見了魚沒有？」

「多咧，有的還要跳出水面來，就可惜捉不住！你也要去看看嗎？」

她微笑了笑，順過眼來看了我一眼，再對小孩子說：「我不要看的；你這麽跳來跳去，可覺得疲乏嗎？」

小女孩子沒有注意她的話，一隻手在她的握中，眼睛却看着亭子，似乎發現了新的可愛物，池裏的魚就不在心上了。我說：

「這可是令妹麽？」

牠點點頭，同時將小女孩子的手拉一拉，倦意的道：「到那裏去呀？」我又接着說：

「令妹大約要到亭子上去，倒可去坐一回，上面正空着沒有人，」我就先走上去，果然她也攜了妹子的手跟上來了；於是我們又交談，但大家都

不提窗口互窺的話，只講講園中的景物，正和熟朋友一樣，使我感覺到神祕；我看看她的臉，她確是半月來我每日在窗中看見的女子，換了個所在，又碰在一起，居然很熟的談話了。

園中的景物凡是我立在亭子上可以瞭見的，都批評過了；離開園的景物而講園外的話，總覺太早，長久緘默着又感到不安，我便打算先走，在這時候我才想起還不曉得她姓什麼，互話了好久尚未知道對方人的姓氏，眞是笑話；然而她也不知道我的姓名，我諒她也是要知道的，但可是問起來，却好像很有困難，延挨了一會，才訕訕的說：

「可笑我還沒有曉得你的姓名，這我未免太疏忽了啊！」

在他告訴我姓黃名明珠的當兒，我就將我的名刺授給了她；她說出她

的住所時，臉上突然一紅；我又告訴她寓在大和棧，臉上却也烘烘的熱起來了。我就此別了她回寓，不知她在什麼時候離開A園的。

三月初二日。自那日A園聚首，袪除了一切浮惑，一大半證實了她是愛戀我，我的相思就更刻骨了；我認定她是可戀的，並非妄想。但自二十六日以後，反而不能常在窗中看見她；有時看見，彼此都一笑，她就立刻背轉了身，沒有從前那麼長時間的互視。得意之後忽復失望，這又是非始料所及，我們在形跡上，好像愈疏遠，不求進展而欲保持從前的狀態，——在兩邊窗子裏作長時間的互視——似竟不可能了！於是我不由的很悲哀。同時生活危險還照舊不斷的侵襲我的心房，賬房陳先生難看的面孔，快又要呈入眼簾了，我很恐怖，便自然的有了「回故鄉去」的動機！

「回故鄉去，」這是多麼難堪的事，何況是爲了在故鄉不能立足才到上海來的！到了上海，又不料遇見這麼一個奇妙的女子，我這處境，就好像立在河邊鬆的泥土上彎着身子向河中取水草，水草還不一定能夠取得到，鬆的泥土早禁不住人體的重量而陷下去了。我的理智本來隨時在諾誡我；然而既不願離開鬆的泥土，水草又勢在必取，其實，可嘆呀！我一眼望下去，四周竟是廣大無際的鬆的泥土，何嘗有一些些堅實的泥土足以容我立足呢！

這水草我終於不肯捨，似乎是五彩的顏色，雖然距我所立的地方很遠；把身子儘量的俯下去，並非完全沒有到手的希望。這時候我立在窗口，瞭望了一回，滿腔的熱情，突然又燃燒起來，發瘋一般的走到馬路上，在

她的門口，向裏聽去，——這已非祗一次，癡想得久了就有這種發了怔忡的舉動；然而並沒有聽見過她。我疑心她到A園去了，但是前昨兩天，我也曾到A園去尋覓過，沒有，在亭子上坐了一回再走回來，兩條腿子就有些走不動。我還記得不期邂逅的那一天，跑回寓所，不知不覺竟走過了大和棧，好像A園和大和棧的距離，靠近得只有數十步似的。——我想再到A園去，因了前昨兩天的失望，便中止了。我還是立在門口向裏望。

望了好久依舊望不見；走回我的房裏，對面的窗口也依舊空空然！非常怨望的坐在床上想了一下，再跑出去，從天色微黯一直到全黑下來；她門口一張圓的大電燈已放出雪白的光亮，我還是沒有看見她，臨睡又走到她門口一次，側身在門外細聽裏面，亦毫無聲息，這才絕望的回來睡了。

既睡以後還起來向窗外望了好久。

三月初三日。由自家寓處走出去，在她門外立一會，失望的走回來：不久又去，去了又回來，這差不多成爲我的刻板課程了。上午出去看了幾個朋友，不消說，是爲了我生存的問題。午後溫理舊課，在第二次，才看見她面容寂寞的走出門外，不自然的向我點點頭，就立在我身旁；我一時反而不安起來，要避開她，她忽然低低的說：

「我知道了，你這幾天不大離我這門口，你——聚賢街滄洲旅館，你在七八點鐘去尋朱蓉卿，芙蓉之蓉，公卿之卿，明白麼？聚賢街滄洲旅館。」

「明白的。」心地模糊的低應了一聲；其時有兩個青年且談且行的走過

她翩然進去了；我却呆然不動，不知多少時候，耳畔還聽得這麼說：

「聚賢街滄洲旅館，朱蓉卿，芙蓉之蓉，公卿之卿。」

我突然又大驚；回過頭去不見了她，糢糊的心地，這才不糢糊；隨即又狂喜，眞個要當做夢境。「滄洲旅館，朱蓉卿」，只是在耳畔說着，一刹時變成鐘一般的響亮，自家心地裏有了迴聲，終於渾身的血管沸熱的旺流起來，

等到七點敲過八點還未到，我就向聚賢街走去，心裏想：「我去赴情人的約了，也有今天。」同時又不免惶惑，她究竟是不是約我來的？或者我聽錯，或者她的話並非對我講；但隨即又不顧這些，無論如何，我總是站在鬆的泥土上的人了，不去取那水草也找不到堅實的泥土，反正都不過

如此，我還顧慮些什麼？於是我就放大了膽子去尋，直被我尋得了滄洲旅館。

從旅客一覽表上發見了朱蓉卿，我的心突突的跳起來了。朱蓉卿是寫在一百五十六號的下面，問明了茶房，這一號房間是在三層樓；走上去，心還是不住的跳。一百五十六號的房門關着，我伸手叩了一下，忽然又懷疑：朱蓉卿是不是黃明珠的化身？　但這懷疑也很暫，房門開下來一看，果然是她，立刻我的心地又模糊了。

「進來！」

我隨手重新關上了門；她說過一聲「進來」後，就默然不響，我也沒有發言，至於久久。

這境界才是神祕咧；不論什麼，都含有神祕之意！她，居然，約了我到這裏來；房間裏的桌子，床，以及床上的被，和其他一切，都神祕！我再看她的臉，確是我天天在窗口看見的她，也就是在A園邂逅的她，她叫做黃明珠，是她親口告訴過我的。

我們就足足緘默了一刻鐘，她才悄然說：

「光漢君！我們最好不談從前，只談談今後，你看怎樣？」這是她第一次直呼我名。

「好！我們就是這樣。」

「不過，看你的身上，大概不甚得意，你個人的從前，可以告訴我，也不必諱飾，我的力量也許能夠幫助你。」

我聽了很凄然；低頭忖了一下，也就將一切告訴了她。她點點頭說：

「今天你就睡在這裏罷。」

「你呢？」我率然說。說出來後才覺得太冒失，但是她並不惱，反而微笑，現一種親密的樣子說：

「我回去，明天我再來；這裏的房間，我預備住一個月，你從今天起，不必再回大和棧去了；明天我給錢你去結賬，反正你是沒有職業的。」

事實竟然這樣的出人意外，我沉醉在溫語中，只有答應，同時愈感到神祕，我的理智全然不能解釋這喜劇的奇妙背景。她走出這房間後，我還是呆然的想，眼睛注視着懸在空際的電燈。

三月初四日。我就在神祕的空氣裏，度過了一夜；今天起來，茶房侍

候我盥洗，不住的用一種驚奇的目光上下打量我，我又很不安，這還是布棉袍所招致的不安罷！十一點鐘光景她來了；看了我一眼後，低頭微嘆；但隨即就換了一副笑容；說：

「光漢君！你以爲不像是事實罷？」

「誠然，我有此疑惑，彷彿昨夜還不知睡在什麼地方的！」我也笑了。

「這就是一幕神祕的劇，我們都是演員，背後却不知有什麼人導演着，演員照例不澈底明瞭導演者的意思，有時動作上還不免大背編定了的劇本，我們差不多犯了這毛病了，在思想中：——光漢君！你且去料理個人私事罷！這裏是二百塊錢鈔票，你只管求滿你的欲望去做，做完了事就囘來；我在不論何時都得來看你的；最好你無事就不必離開這裏，外面也應該

盡一種守祕的義務。」

「我決不洩出去。」接受二百塊錢鈔票時，我簡單答了最重要的一句；對於她其餘的話，也還是只感到神祕，全部意識中充滿了迷茫的意味。

懷了這筆巨款，我的膽氣驟壯了；同時又躊躇：這二百塊錢怎樣去支配呢？她囑我「只管求滿欲望，」當然，身上衣着有更換之必要的，二百塊錢足敷支配；可是怎樣去更換？沒有幫助我的人，便很困難；最後我想定就在衣店裏更換罷，舊的棄掉本不足惜，衣店中人也不會認識我。於是，我先到大和棧結賬，——很爽快的結賬，並且自今天起，聲明脫離；賬房陳先生驚奇的問：

「有了高就麽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我隨口答，從一大疊鈔票中抽取了不及十分之一的小部分，交給他手；他的態度更驚奇，但並沒有追問。

「人的榮枯本來不可以預測的，」我傲然自語着，在他驚奇的目光中回身走上樓，很慷慨的給了老薛五元一張票子，老薛還問：

「你高就在那裏？奚先生！」

我含糊的說：「報館裏，」卽着手收拾東西，一個皮箱，網籃，書，老薛熱心的幫助我細紮；我討厭起來了說：「暫寄在這裏罷，假使我一個月不來取，就送給你，現在我拿了去，毫沒有用處。」老薛說：「好！我替你保管好了；你有暇，也還得到這裏來玩玩啊；畢竟住了一個多月！」

老薛有些不捨的神情，我笑着點點頭，就取了幾本心愛的書和要緊信札，

用報紙包了一小包，只向對面窗子看了一眼，別樣沒有什麼可戀的走出來了。

費了三十分鐘的工夫，我自德大衣莊出來，就改了一個樣子；也不過費了九十幾元代價，從短衫褲一直到馬褂，全是新的，祇有短衫褲須帶回旅館更換，然後又去購帽和鞋子，自家看看，已非常滿足了，走回旅館被茶房們一注視，忽又是一陣子侷促不安，但不久也就夷然。

下午她來了；對我周身看了一下，臉上現出歡意的笑，我反而低垂了頭，不勝羞慚！她却很大方的說：

「二百塊錢夠了麼？」

「夠！還多了有八十塊錢。」

「放在身邊零用罷；如果不夠，我這裏還有。」

這無論如何，都要使我發生感激的心情；我抬起頭來，像兒子見了慈母一般的望望她，——雖然太形容得過分了，但是事實上，慈母也不過如此！我要把心裏的感激表示一下，却不知怎樣說，終於仍舊低了頭。

忽而又聽得一聲吁；我慌張起來，忙又抬起頭；她却低下頭去了，「噯！你爲什麼嘆氣啊？」我問着，她久久不開口；我起身立到她身邊去，握住她一隻手，——這未免膽大一些，然而在當時並不覺，「你爲什麼嘆氣呢？」我不放心的再問。她回首看一看房門，「關着呢，」我測知她的心意，告訴她；她再抬頭看了我一眼，唇吻翕張，似乎要答覆，但開始還是一聲「吁」，嘆氣之後，隨卽又微笑，才說：

「我不嘆氣，我看了你很喜歡；至少這總是一件非常興味的事。」

我說：「不僅是興味的事，在我就好比獲到樂神的優遇，將我引導到樂園裏，自昨日起！」

她大笑起來，拉緊了我的手，說：「那末我就是樂神。」

「誰說你不是樂神呢？」我說，於是我們便因此一語，互啓了話匣，由房間裏陳設談起，說到其他，說到時局，又說到社會；稍止了一刻又談；詞窮了再稍停；到後來便不知有多少話，說也說不完。但彼此都不提我們從前的相互關係。再到後來，我的性的野心，不禁如火一般的狂熾了。

晚上，我們在旅館裏同吃晚飯，心裏就盤算着：怎樣才可以滿足我的欲望，達到我最終的目的？我若是直截要求，又如何措詞呢？雖然房間內

只有兩個人。——吃完了飯，她移坐在床上，我也偎依着坐下，大家低了頭，都默默然，只不知她的心理，可同我一樣？我便先試探一句：

「你今天囘去麼？」

她仰首注視着我的臉，且不答；我的手不知不覺的加於她的肩，乘勢又把身子移近，兩個人的頭，並在一起，我的心就禁不住直跳，——異樣的跳，幾乎跳出腔子以外來。同時有一種電力，由心脈傳達周身各部，周身便立刻燥熱，終於臉上也像火一般的燒，我就差不多要被這電力溶化了。她，依然癡望着我的臉，重行垂下頭去才低低答道：

「我——我不囘去。」

「不囘去，」雖然說得低，跳入我的耳鼓却很響，我咽喉中乾燥的急促

着說：

「你能夠不回去麽？我——」

我的聲音也顫起來了，涎唾都咽不下；咽喉的乾燥全不是茶和水菓所能解。靜靜的聆一下，她的呼吸也很不勻，傾側着頭倒在我懷中來；馥馥的髮香，沁入鼻觀，我更沉醉了。情勢的緊張，就像將要爆裂的炸彈一般，雖欲使這顆炸彈不爆裂，已經不可能，我口中就不期然迸出「姊姊」兩個字來：

「姊姊！」我低呼着，我的眼兒半閉着，兩個人的身體愈挪近，房中的電燈便嫌太亮。在這時候，什麽都不顧，便是死，我只希望稍後一小時，她如應允了我的要求，死也不足恤。「姊姊！」再呼了一聲，我的咽喉愈乾

燥，心裏愈跳，聽得她低應了我一聲「弟弟，」我便緊緊擁抱住她並倒在床上了；我什麼也不顧的狂吻她的櫻唇，她的頰，她的鼻，她的額頭，「這做什麼？」她問着，聲音和我一樣的顫動。「不！姊姊！」我氣促地答着。「你坑死我了」，「姊姊！好姊姊！你允了我罷！」「門呢？」「我去關，姊姊！」

三月初五日。經過了昨夜，我們的精神，就完全溶爲一體，所談的話，當然與從前兩樣；我的膽子也大了起來，在午後，她橫睡在床上，我坐在她身旁，因爲我曾聽老薛說過，就不期然談起了陳震春。

「近來陳震春更得意了！原任警察廳長，又兼了全省剿匪司令，算得山東一個紅人！——」

「你也曉得他？」她很詫異似的。

「我曉得的；不過，我聽說他的年紀已不小，怎麼會娶你的呢？」

「談到了這些就乏味；假使告訴你，又不是一兩句講得完的，還是不必說。」

「噯！你告訴我。」

「告訴你，」她忽然又中止，定睛注視着帳頂，好一會才繼續說：「這還不是一件悲痛的故事！你也應能以常理測知的。他今年五十二歲了，不但有正室，還有一個妾，無論如何，我對他總不會生出什麼愛來；我的父親才不過四十歲呢！」

「令尊在那裏？」

「最初就是在警察廳裏當科長，現在在山東做縣知事，——」她說到這裏，面色一變，似乎欲淚的樣子。

「唔！」大概我已能領悟，然而究竟不知怎麼會構成婚姻的，於是再問：「你的父親作主嫁了他的麼？」

「不！我的父親也是極不願的；那一年，父親托人推薦，在濟南警察廳裏任司法科長，不久就將我的母親和我及妹妹從上海接了去，——」

「你是上海人？」我羼問一句。

「是的。我們一家都搬到濟南後，不及一年，警察廳長換了陳震春了，我父親的司法科長，還聯任下去。大約就在他接任廳長的第五個月，他的正室過五十歲，濟南的政界人物，都去拜壽，父親當然也是賀客之一；

那天眞熱鬧，雖祇一個警察廳長，因爲陳震春是督辦的舅子，所以鬨動了全城。第一日宴男賓，第二日又照樣設筵，宴請一般賀客的內眷，那時我的母親，本不願赴席，父親說：「我是他的屬員，怎能不赴呢？」母親還不肯，父親就命我同母親去，這才勉強去了。於是陳震春才能夠看見我。

」

「看見了怎樣呢？」我驚奇的問。

「壽筵是設在他自己公館裏的。所到的女賓並不多；他看見我後，隨時就問悉了我是黃仲濤——她的父親——的女兒。——」

「問悉了又怎樣呢？」我愈加驚奇了。

「你知道陳震春是何等人麼？還不是和強盜一樣！他們的思想行爲，就

同強盜差不多！但在當時，却不曾有什麼無禮的舉動。」

「後來如何？」

「後來，他問我的父親，我曾配了壻沒有？我父親直率的說沒有。其實，」——她頓了一頓，再說：「我的意中，却已有了一個未來的夫壻；他叫做洪雁秋——」

我點點說：「洪雁秋，——你們兩下曾有過婚議麼？」

「那當然，就只沒有向父母說明，我們的口頭上，都願偕白首的，雁秋還是我的姨弟，我們預料一經正式向彼此的家長提出要求，決不會駁斥，彼此的家長，看了我們的形跡，也未嘗不明白，只可惜因循自誤，終於就發生了雁秋被害我遭恥辱的大悲劇！我們的深仇也終於沒有報復的一日！

「怎麼，洪雁秋怎麼被害的？」

「陳震春聽說我沒有配壻，隔不到半個月，就遣了個媒人，向我父親要求，要討我做第二房姨太太；父親大驚，我也誓死决不降身辱志，並且將願婚雁秋的話乘此說出來；果然父親不反對；但陳震春那邊，沒法拒絕，便趕緊徵得雁春母親的同意，正式訂了婚約，却推說是一禮拜前剛剛擇配的，陳震春大概很明白，所以不久，雁秋在一個夜裏，就被人槍殺，直到如今，也沒有查出兇手，成爲一件疑案！」

「這於陳震春總有點關係罷？」

「不僅與陳震春有關係，恐怕就是陳震春所主使也說不定；因爲洪雁秋

被害後只一個月，父親忽也遭人誣告，說是受賄，更有一件盜案，誣供有我父親分贓；陳震春不究虛實，隨卽撤差，並囚禁在獄中；然而當時我們還不疑；後來那個媒人又向我父親說：你如肯把女兒嫁給廳長，那末不但可以宣告無罪，恢復原職，還擔保到督辦那裏薦任一個縣知事。這樣，我爲了父親的緣故，才不得已而嫁的！」

說到這裏，暫告一段落，彼此都默默然；她很悲哀；我却很憤怒，也倒身下去，在她身前撫摩了一會，我又問：

「陳震春用種種陰謀，將你娶了去，可見得愛你了，怎麼還肯讓你一個人在上海呢？」

她大概不願意答，所以先將眼睛斜睨了我一下，似乎說：「你太累贅

了！」但她到底不忍過拂我的意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做引子，然後說：「我不是告訴你過，他已先有了個姨太太麼？年紀雖不小，却會吃醋，開始數月，還能夠相安無事，後來就藉故大鬧，原來他對於正室，並不看在眼裏；反而怕這位姨太太，怕得非常利害。其實，我本是絕端的恨他，厭他，誰還同她一般無意識，要學那卑賤的女子，爭風吃醋。但她不諒解，總以敵意視我，我不屑與較，她却說我也怕她了，於是我的處境，愈陷入悲慘，差不多是待死的人兒！這一回，又彼此三角式的大鬧了一場，我不能堪，便要求到上海迴避一下；他果然還很愛我，不忍見我受凌，准我回來，我這才同了母親和妹子，重履故鄉。然而不久，只怕仍舊要到山東去的。

我聽了很可憐；但聽到最後，忽又感到一種不快，忙問：「你大約在上海有多少日子呢？」

「這倒料不定，不過我總不願意離開上海的。」她又斜睨了我一眼，微笑說：「爲了你，我更不願意離開上海啊！」

我又不禁大喜，還要再問她爲何愛上我，恐怕她難堪，所以沒有問；接着又談了一些閒天；她說肚子餓了，便喊茶房去叫了兩碗麵來。

三月初十日。我在溫馨甜蜜中過了這幾天，嘗到了有錢人的況味，和那大和棧的生活相較，便不啻這裏是天堂，那兒是地獄！但我再想到怎麼會由地獄而超升天堂的，也還覺得糢糊，周身被包圍在神祕裏，她，越發的和我親愛了，常這麼說：「時局大不對，山東終究不是他們的山東；到

那時候，他們還不是一逃了事，我這一生，便完全付托在你身上，你不能負我！」我無非是矢志不負，竭力慰她；但我胸中的那個氣團，終於打不破，我也還感到煩悶。今天，她又用玉臂鈎住我的頸，這麼說了：

「光漢！你會得他日變了心麼？陳震春，那是我非殺掉他，不足以雪恨的；你才是我的人，我今後幸福所繫的人，你不能負我！」

照例發了一陣子的誓，使她不疑，我終於鼓勇冒着不韙的問：

「明珠！我一向抱着疑團，不敢動問；現在旣視我爲今後幸福所繫的人，已沒有忌諱的必要，那麼，你不妨告訴我，怎麼會如此愛我的？我想這裏面總有原因。」

她忽而很凄然，聲音放低的說：「到現在，我還有什麼不好說的；想

到從前，也還是由於你的癡心，這我早就看出來了。大概我囘到上海的第二天，便在窗中看見你，當時很吃驚，光漢！你那裏知道，我可愛的洪雁秋，和你的面貌，竟是一般無二，第一次看見，我幾乎疑惑雁秋沒有死；但一細瞧，却略爲有點不像。我因此便思念起雁秋來；想起雁秋便在窗口望你；最初也不過慰情較勝，把你當做雁秋的靈魂兒，並不是愛你。當然，女子注意男子，無論如何，這男子總不免誤會，你就是如此！後來A園邂逅，不惹情而惹情，你向我招呼，我若是不理，那就絕人太甚，何況我還有這麼一段隱史。而當時的事實，也是不及思量而相互致意的，這裏面，就好像眞有夙緣，雖欲擺脫，亦有所不能，而在我，尤其是無可奈何！由A園囘來，便多了一重煩惱，幾次欲前又退，壓抑住我躍躍的心，而這

顆心終究躍躍不定；不知不覺間，已墮入魔障了！」她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我惟有傾聽，只說了一聲「唔！」她又說：「你的癡念就比我還利害，在窗口看不見我，還追到我門口來，你每來一次，我都知道，其時我正在壓抑住我的心，所以總迴避着，不使你看見我；然而到底壓抑不住我的熱情，終於和你一樣的燃燒起來，一切不顧，什麽也不顧，——光漢！明白了麽？我把你就視如雁秋再生，當時怎樣愛雁秋的，也怎樣的愛你。」

「唔！」我還只說了這一個字，點點頭，突然情不自禁的擁抱住她，吻她的頰道：「誠然，我比你癡得利害，決不會負你的，聰明的人，放心罷！」

三月二十五日。滄洲旅館一百五十六號，成為我的幸福之宮，我是終

日不甚他往的，她也以在這裏的時間爲最多，上海又沒有陳震春方面的人，只有她的生母和妹子，毫無束縛，她要到那裏，就到那裏，沒有人干涉的。據她告訴我：她的母親已曉得我們的事了，並不反對，只囑她秘密些。於是她更獲到安慰，從前的悲哀，完全冰釋，重新做了一個快樂的人！

下午她到公館裏去，不久就囘來，面色沉鬱着，一望便知她心裏總有什麼不快意的事：我問了一下，她也就告訴我說：

「我要到山東去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我很吃驚，「怎麼突然之間，就要到山東去？早先也沒有聽見你講起。」

「本來我不願意離開上海的，那邊打了電報來，叫我去，我便非常躊躇

「今天才來的電報麽？」

「剛剛來的，並且叫我就動身。」

「電報上怎麽說的？能不能遲些時再動身麽？」我又很惶然。

「電報上說：那一個姨太太回直隸娘家去了，有好些時的躭擱；所以叫我就動身去。」

於是我們商議了一會，她的意思，叫我也到山東去；那邊很多機會，憑她的手段，可以令我也弄一個官做，做了官，乘此撈一筆，準備將來過一世的快樂日子，我想這倒也不錯，那邊既有電來，她不能不去，去了將我撇在上海，又自然捨不得；她的意思，確算得兩全其美。而且能做官弄

錢，預先築好了幸福的基礎，未來的快樂，就要比現在還加一倍，有什麼不同意呢？何況現在也還不是完全分離，至多不過不能像在滄洲旅館裏這麼天天在一起罷了。

有了這一個商議的結果，彼此心裏都鬆爽。她說：「到了濟南，你還是在旅館裏住下，或者也照實告訴父親，請父親幫助想法子，那就一點破綻也沒有了。」我說：「這固然很好，但你的父親肯讓你自由麼？」她笑起來說：「父親和母親是一樣的，一點沒有問題，你不要自己先就擔心。都有我呢。」

大概明天不是後天，我們就得動身；她和我商定之後，便同去料理行裝，我這裏沒有什麼可收拾的，然而也要準備準備。對於上海，這時倒也

不免生一種依戀之感！

四月初二日。我們是上月二十七日動身的，到了濟南，她就叫我在明華旅館裏住下，爲的這裏近於陳震春的公館，她來去很便當。我住了幾天，自然感到寂寞，她總不能像在上海一般，自由來去的；就是到來，也不過幾十分鐘，便侷促不安，而且不會有一夜留宿在這裏過，形跡上的疏遠，簡直和普通朋友一樣！

我在寂寞無聊中，只是盼望她到來，直等到傍晚，方才會晤，她是僱乘街車來的，臉色很愉悅，走進我的房間就說：

「我的父親來了。」

「你的父親——」我注意的說：「是在那一縣做知事呢？」

「口縣，他到省上來有事，大約有好幾天勾留，我想使你們見面一下好麼？」

「那倒——」我躊躇着。她接着說：

「不要緊，當然由我先將你向父親說明；不要緊的，我徵得父親的同意後，再領導你去見。因為我們的事情，還是托了父親妥當些。」

「隨你罷！」我無可無不可的說。

「你的意思，是要在那一界任事？我們決定了再請父親進行。最好不離開濟南，——」

「我也不願意離開濟南；但是在濟南，——」我沉思一回，說：「當然要就警察方面打算，在警界裏獨當一面的，就不過是區署長。」

「區署長，好，我姑且同父親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到陳震春那裏去說情。」

「但我沒有警界的資格呀，」我顧慮的說。

「這倒不成問題，至多不過出一筆運動費，陳震春很愛財的。假使能夠說你是我們的至戚，就便當了；然而我們做事非求妥適不可，也要同父親去商量的。」

「那末就等你同父親商量過後再說。」於是這一個問題，就此中止，再說下去，也討論不出什麼來。她臨走時，又丟下三十元；其實在上海動身時所給我的五十元，至今還餘賸小半數呢。

四月初四日。我從本地的報上，也看到黃仲濤縣長因公來省的消息，

但却沒有記出是什麼公務。才吃過飯，她就來了；在床沿上坐下，只是睁着一雙杏眼在我身上亂瞧，臉上現出得意的笑，最後還看看我的臉，滿足似的點點頭，好像賞鑒什麼美術品一般。「這做什麼啊？」我不禁噗哧一笑，衝動了熱烈的愛，奔上去，也在床沿上坐下，緊偎着她問道：「你只是看定我，不認得我了麼？」

「很可以見得我的父親，光漢！」，她稱讚的說。

「唔！你是考慮我能不能見你父親的；鄉下的人，只怕見不得，見了要惹你父親發笑。」

「怎麼見不得，這般丰標在濟南城裏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來！你，太客氣了！」

「我們大笑了一陣，她才斂容說：

「正經事要緊，你卽刻隨我去罷，距此不遠的齊魯大旅社，父親就在那兒等你。」

「這時候就同你去？」我立時放出一副正經面孔來，「怎麼好去見呢？平時又不相識。」

「我同父親商量過了；父親說，可以設法；但須看看你的人，有沒有做署長的樣子，虧你還是男子，倒害差起來，小孩子才怕見生人咧！」

「笑話！現在的男子，誰還怕見生人，爲了這人是你的父親，所以才躊躇，見了面總不免難爲情。」

「還有我同你一起去，不是叫你一個人去見啊。」她忽然不耐似的立將

起來，命令式的催促道：「嗳，把馬褂着起來罷，我就不歡喜這樣伸伸縮縮的樣子！」

我沒法，默默的着好馬褂；「走罷！」她又催促了一聲，便一齊走出房外來，鎖了門，同到馬路上僱了兩乘車子，拉向齊魯大旅社去。不久我們便立在她父親的房間前，她低低的說：「不要說別樣，只不過是會會面的性質，我們的事情父親都明瞭了。」我點點頭，她就首先揭開了門簾跨進去，我隨着。

走進門後便不免一陣心跳，房裏的陳設無暇看，只看到一位圓面孔留着八字鬚的中年男子，態度很大方，滿面笑容，極謙恭的起身讓我坐下；就有當差的送了杯茶來。

「這便是奚光漢君。」她的態度比較我還從容，將我向他父親介紹後，接着便對我說：「這是家父。」我立起身來恭肅的喚了一聲「老伯！」

她父親彎腰應着，稍停就問：「從前你可曾做過什麼事麼？」

「並沒有在機關裏做過事。」我直率的答，同時感覺一種慚意似的。

「沒有做過事，」她父親把眼睛望到天花板上去，想了一會又說：「你在什麼學校裏畢業的，輟學以後可曾學習過職業呢？」

我眞慚愧，初中並沒有修滿，也沒學有過職業，若是照實的說出來，他老人家就更要灰心；只好這樣說：「我是在中學畢業的，專門職業沒有學過，畢業下來便專習國文，請了一個先生在家裏；一年前在我的故鄉裏，任過一家報館的編輯。」

大概還是「報館的編輯」引起她父親滿意，抹一抹嘴上的八字鬚，說：「本來不難，文學有根底便隨便什麼事都好做；這樣，你先去買一本違警律看看罷，我這裏還有很多關於警政的書，待我檢出來，着人送去。你寓在明華旅館是第幾號房間呢？」

我在當中應過一聲「是，」這時便把房間的號數說了。他又道：「你寫下來，如有名刺，就寫在名刺的反面，留在我這裏，免得忘記。」

我遵命取出張名刺，用自來水筆將旅館及房間號數寫下來，交給她父親；他把名刺的正反面都看過，無言的藏到皮夾中去，便和我談起報館事業來；談了好久才告別，還是同了她一齊走出門的；但是出門後，她就回公館，我一人乘車返寓，在路上想想方才的事，也還是覺得神祕。世界上

固然難尋同樣的她，也沒有像她父親這樣的父親！

回到旅館憶起她父親的囑咐，便寫了一張條子，叫茶房到書坊裏買了一本違警律來。

四月初六日。晨間她父親遣人送來一大批關於警政的書，積極的期待我似的；我被支配在這充滿了喜氣的環境裏，精神就振作不少，從前的困苦，像被一陣狂風吹散，連影子也沒有了。爲的不久要做警官，違警律早看了好幾遍，雖然離開書講不出內容的條款來。

她不能天天來看我，倒也是失意的事，想到上海，心裏就浮出些悵惘來！但我假使能退一步想，或者還要稱幸，然而人類誰肯退一步想的！人類的意欲就和矢發於弦一樣，除非在半途遇到堅牲的阻礙，才會中折，可

是我們又不曾遇到阻礙，我依然在進程中，至少總盼望她隔一天來看我一次。

昨天沒有來；今天等到午後，她還是不來，我不免怨望了！再耐心的等，直至七點鐘敲過，才見她現身在我面前，愉悅的氣色裏，含有一種匆遽的的神情，坐下之後重又立起，「父親已向陳震春薦過了，說是他的得意學生，做過警官，並代你開具了一份履歷，這裏是副本，你記好了。」我接過履歷副本，還沒有看，她又說：「事情很有希望，我明天再取三百塊錢，請父親送給他；其實還可以轉移到我囊中來，不過使父親推薦的力量，加厚一層罷了。你要早些準備，唔！這都是關於警政的書麼？很好！發表之日，大概也不過半月以內。」說完，向我笑了笑，猛可的又進前吻

我的頰，「我去了！」她說，真的就這樣去了！

這情形便彷彿下了一陣驟雨，一切都不及准備，剛尋到暫避的所在，雨又止了，我連一句話也沒有說，耳畔只聽得簌簌的聒了一下，抬起頭來她就不見，自家也不由笑起來。趕忙看履歷，才二十一歲却寫做三十歲了，憑空的多活了九年。

四月十八日。這纔是叫人最喜歡的事呀！半個月光陰在半快樂半悵惘更兼一種不安定的狀態中過去，好像很長久！今天十一點光景，警察廳裏派當差的送來一件委任狀，那時我尙在旅館後面的空地上散步，茶房奔得很吃力的來喊我說：

「奚先生！你原來在這裏，警察廳裏送了公事來了。」

「警察廳裏的公事，」我愕然的想着，隨即就想到：一定是委任狀，心旌忽而搖搖起來；走進旅館便看見一干人都在驚奇的等候我，其實我與他們眞是不相干的；態度不能不鎭靜，雖然心旌還在搖搖着。我差不多目不旁瞬的走入自家的房間，接受了委任狀，賞了當差的十塊錢，然後展開來看：

「茲委任奚光漢爲第三區警察署長，此令。」

匆匆看過就收起來，好像聽得門外談話聲很雜，也聽不清說的什麼。不多一會，又將委任狀取出來，心理上要背了人細看似的，可恨房門外的人，來來往往，總也不絕。我不知怎樣才好，狂喜的反應，便宛然將兩隻脚踏入空虛，神志也不清，歸結還是希望她來，定一個遵循的辦法。

然而今天她並沒有來！

四月十九日。也是十一點鐘光景，她來了，還是同前天一樣的匆遽，她說：

「這些時他不甚到廳裏和司令部去，一切公事都送到公館中來批閱，所以我就不能分身；可是到這裏來勤了，也不是好事情，要令人懷疑的，形迹上還是疏遠點爲妙。昨天不是已將委任狀送了來麼？」

「收到了，怎麼樣接任呢？」我不禁請示似的問。

她笑起來，說：「大概今天父親那裏總有熟手薦給你的，我在前數天便寫信給父親預備了：薦來的人，一定攜有父親的親筆函，你看看函中的話，便知誰可倚賴誰不可倚賴，要緊的人也不過需要一位罷了。午後你先

到廳裏謝委，等候父親方面的人來了，然後再和前任接洽交代也不遲。」

「謝委，——」我又困難起來。她便告訴我應說的話，又教我午後兩點鐘去。

於是我就按時到警察廳裏謝委，還幸沒有失態。到晚上，果然有三個人到旅館裏來見我，是她父親派來的，內中一個叫陸熹，薦信上教我委任一個重要職務，說他對於警務很熟悉，凡事皆可就商，當然，我遵她父親的命，什麼事都付托了他。

四月二十日。今天和前任接洽交代。

四月二十二日。今天接任第三區警察署長。

六月十四日。做了不及兩個月的署長，有陸熹從旁贊助，警界的情形

，便已很熟悉了。那陸熹，眞是個聰明人，兩月相處，就成爲密切的朋友，他說她父親是他的受業師，從前她父親任司法科長，他就隨同辦事，後來又跟到口縣去；這回是特地派來幫助我的，我當然十分信任。在最初，我與她的關係，本來絕端守祕；隨便什麼人面前都不洩漏的，不知怎樣，陸熹覺曉得了，並且曉得我們有一夜在齊魯大旅社幽會過，第二天，他用滑稽口吻，吞吐其詞的戲謔我，我很吃驚，結果我因一時的感情衝動，反而明白告訴了他，既告訴之後，又懊悔起來，要求他守祕，他自然指天誓日的決不洩漏，我們的交誼，便從此更深了一層，到現在，也不過才半個月罷了。今天她又從電話裏，約我晚上七時到齊魯大旅社去，房間在樓上，是二百六十三號，我按時而往，不多一會她便也來了，略略問了我署中

的近狀，就說：

「我們這樣子總不能滿足，你做了署長倒反使得多數人知道你名字，容易叫人注意了！濟南不比上海，這是顯然的，我想你最好在僻靜之區租一所房子，作爲私宅；不久他——那陳震春——第一個姨太太就要回到這裏來，無須我日夜伴他，遇有機會，我也好到你私宅中去。」

我贊成說：「這辦法很好，我也曾這樣想過的，明天我就去尋覓相當的房屋，也不必要怎樣寬大罷？」

「只要地段相宜，房屋淸潔就夠了。」她首肯的說。

我們靜默了一會，都感到不安！但是熱情的燃燒，忽然又鼓盪一時：我們的需要，終於不可免，然而結果却還是將「不安」擴大到極強烈的程

度，快樂裏面已經寓有若干煩惱的成分了！未及十一時，她就匆匆回公館去。

六月十五日。昨夜她走過後，我也回到署中就寢，在床上輾轉思維了兩小時之久，方才入睡着，這一睡，就和死了一般。糢糊之間，似乎有人推我醒來，我眼睛總也睜不開，又似乎有人大聲在我耳畔呼道：

「光漢！光漢！快醒！快醒！」

這麼呼着，我還糢糊說：「吵的什麼呢！」

「快些醒！岔子出得不小！黃明珠——她——死了！」

「什麼？」我大吃一驚，睜眼看時，是陸熹，便一躍起來，問道：「你說的什麼？」

「黃明珠死了！」陸熹的喉音放低下來。

「怎麼死的？」我駭然問。睡魔已不知去向。

「表面上說是急病身死，其實是陳震春用手槍擊死的；恐怕你也有危險。」

「啊！」我更駭然，渾身流出冷汗。「她怎麼會被他擊死？」

「昨晚你們是不是又在齊魯大旅社幽會？」

我遲疑了一下，才說，「是的。」

「不知什麼人得了這消息，向陳震春那邊告密，陳震春隨卽悄悄派人到齊魯大旅社捕捉，恰巧你們剛剛離了旅社，沒有捉得到；不久她就一人回去了。於是便發生了這慘劇！」

「我們在旅社裏，誰曉得呢？」

「你還在夢中！外面人曉得你們祕密的很不少，自已總當做人不知鬼不覺，其實天下什麼事能永久瞞過人的！」

「陳震春也不至於拿手槍擊死她啊？」

「嘻！陳震春是什麼出身的人，你不知道麼！據說，昨夜他怒責黃明珠，明珠忽也使起性子來，不伏罪；於是他更怒，掏出手槍來就要開，她還挺任他，叫他開，因此陳震春在盛怒之下，便將她打死了！」

「唉！我的明珠！」我又驚又悲，不禁哭起來了。

陸熹頓足說：「光漢！你糊塗了！此刻豈是哭的時候？逃命要緊，濟南還有你的立足地嗎？」

我又駭了一跳，渾身像是沃了涼水，不知所措，惶恐說：「逃麽，逃到那裏呢？」

「趕快逃離了濟南再說，遲一刻恐怕就要遭毒手；當此戰亂時候，陳震春既兼任全省剿匪司令，又是督辦的舅子，要殺掉你，眞不算一囘事，你即刻乘火車逃罷！」

我一時已沒了主意；逃呢，這許多東西怎麼帶？若是統統丢下來，單身逃走，又有點捨不得。只得央求陸熹幫忙，手忙脚亂的將那值錢的和要緊的幾件東西，裝入兩個箱子，另一個小皮箱，提在手裏，僱了兩輛車子，拉往火車站，還有很多的東西，只好眼睜睜的拋下了！腔子裏的一顆心，似已失掉，手足也嚇得冰冷，坐到火車上，胸口還在亂跳，直至開行，

驚魂才稍定，冷汗却依然不住的流。

這時期中，革命軍正在逐步進展，交通阻滯，開到那裏是那裏；我還以為至少可達m縣，却不道才開到S鎮，已近於火線了。火車只好停下來，新的恐怖又侵襲我的心房！

這夜便歇在S鎮的一家客棧裏。

六月十六日。兩軍還在原陣地，S鎮上有錢的人家，也早已四散奔逃了；只有那些窮漢和我們一般「有家歸不得」的旅人，進退維谷，困在危境裏！土匪乘時而起，殺人越貨就同家常便飯一般，一點不希奇，我怎麼不恐怖，只是縮在客棧裏不敢出來。下午聽說離我的客棧不遠有兩個人家被搶，還傷了一個人，我便更怕得利害，自家也知道必難倖免，但又想不

強盜就當場開箱子，所貯的書籍文件和照片，傾滿了一地，翻出一千五百元鈔幣，都取了去，首領似的人在一千五百元中取出十元的兩張鈔幣，擲在地下道：「賞給你做盤川罷！」

空的小箱子還留着，總算他們發了善心了；但是一掌之賜，直到夜深，疼痛還未少減！

日記就此完了；我記得由S鎮再逃到上海時，是六月二十一日，在這一天，不免想起二月初一日由故鄉到上海的一天，景況差不多，好像啣接在一起，當中五個月不到的光陰，宛然從睡夢中過去，是幻境，不類事實，這天是六月二十一，二月初一便是昨天！

紅皮小叢書每種內容述畧

上海的研究

徐國楨著　一册定價三角

本書作者，把極深刻的眼光，窺探上海社會的整個而作一有系統的論述。立意嚴正，詞鋒爽利，有如單刀直入，勇不可當。共分五章，十四節。雖然篇幅有限，而理論上的透澈，已覺入神入骨；所以本書不但理解方面有獨到之處，就是筆力的雄厚暢快，也是十分難得。凡是居留上海，或曾到上海，或尙未到過上海的人們，都可由此得到一個對於上海社會的深切認識。研究程序如下：「先把整個的上海一談，然後分論及於上海的女性，習氣性；更由分而合，談及兩性間的戀愛問題。」

關於女人及其他

徐國楨著　一册定價三角

本書包含作品六篇，而「關於女人」一篇，佔全書篇幅之半，共萬餘言。前半篇是作者對於女人的觀感；後半篇是分論女人本身所包含的性質。討論非常週到，見解更極高超，關心婦女問題

的人，不可不說。其餘五篇，爲：說話與放屁，人與人之間，感想的在人類，馬路上所得的感慨與感慨的安慰等，都是作者情感上的發洩；有大膽的發揮，與痛快的言論，讀後，在腦神經上可以受到一個相當的新的激刺。

湖山味

張慧劍著　一冊定價三角

本書，是一本美的小品文字的集子。牠的抒寫的對象，是在由上海到揚州到南京的旅途之中的瑣碎；可是事實雖然瑣碎，而寫來却極其輕盈惹人愛戀，翻開書來，有清芬撲面之概。這是本書特點之所在，也是愛好文藝者所不可不一加賞覽的，因爲錯過了實在太可惜。分：寫於揚州，寫於南京，及附錄三門，節目共十五則，這裏從略。

丈母娘借傘

徐卓呆著　一冊定價三角

作者，是一位著名的滑稽家；這裏所寫的，就是他最擅長的滑稽小品文字。而且，用筆極爲輕靈，和他以前所作的同性質的書，大不相同。因爲，這裏所寫的，不但意思滑稽，文字也都美化了。共十三篇，有故事，有談片，都是肚皮都笑得痛的資料。篇名從略。

醉後嗅蘋果

徐卓呆著　一册定價三角

本書，也是非常滑稽的。如：醉後嗅蘋果，古董花瓶的耳朵，樓梯上吃麵，十二月裏吃餛飩麥，黃金萬兩等篇，都是講蘇州地方的一個滑稽家朱福保的故事；橄欖葉致富，講的是名醫葉天士的故事；笑話祖師，講的是紀曉嵐的故事；武松打虎，講的是一位票友串戲的故事；麻雀大王，講的是一件關於賭的故事；二小姐受茶，講的是一個土販的故事；福氣拚轎，講的是一件養兒子的故事。事情既滑稽，寫得也活潑。

良人

陳雋麓著　一册定價三角

摘取古書上著名的故事的片段，而用近代的小說藝術加以描寫和演述，使牠成為一篇近體小說；這是本書寫作上的總目標。關於這一類作品，國內雖然也有人嘗試，然而極少；實在，太難了一些！本書作者對於小說的藝術上，素極勇敢，這本冊子裏包含的作品，雖只七篇，而作者在藝術上的收穫，已頗足「很欣慰地」微笑一下了。牠是小說的園地中的一枝向所不容易見的鮮花，朋友們，大家來欣賞一下吧！篇名如下：良人，却要，梁下，絳雪丹，入天台，白鵠，二

聽手。

湖上

陳鑄麓著　一册定價三角

本書所包含的，共七篇，是作者的散文集。牠的滋味，是甜而帶酸，更有一些苦的成分。——不但有熱烈得發燒似的情感流露着，字句的鍛鍊，也是極嚴密而更幽麗，很足醉人！其中如：湖上，醞釀，慱今雲三篇，寫作上更見力量，確是不易多得的佳作，放過了不看，就不能算是文藝的愛好者了。其餘四篇爲：MoonPalace，舟中，浪漫的一夕，婁老爹的悲觀。

幻跡

王天根著　一册定價三角

本書，是把日記體裁敍述的一件有系統的事情。因爲是日記體，而作者在描寫上，更很有功夫，因此，就加倍的覺得真切了。事情的大要：那位書中主人翁，起初很窮，忽然遇到了一個奇女子，於是不但不窮，而且做官；其後女子被殺，就又因故逃到了上海。曲折離奇，寫得更是極爲動人。

四角戀愛

趙苕狂著　一册定價三角

本書共短篇小說五篇，都是情文並茂，不可多得的作品。第一篇四角戀愛，是寫一個抱博愛主義的浪漫女子；第二篇得馬，是寫一件驟富遭殃的事件，而以跑馬做背景；第三篇佳偶，是寫一個交際明星的婚姻問題，尤其致力於衰落時代的描寫，讀了有盪氣迴腸之感；第四篇心理與時代，把老年婦人與青年婦人的心理上的矛盾之點，似明鏡也似照映出來了；第五篇再會，是寫一位老處女，寫法側重於心理上的表現。

弄堂博士

趙苕狂著　一册定價三角

上海的弄堂中的情形之複雜，大概到過上海的人，都能知道。要把這種情形一貫地寫出來，實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本書能在二萬言中把上海弄堂中的複雜情形，來一個概括的表現，確是十分可貴的。至於牠的情節，自然，也是極為有趣的；我們只要看到最後的一句：「EN里萬歲！大阿福嫂嫂肥而且大的屁股無恙！」是多麼的迷人呀！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印刷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

幻跡（全一冊）

（定價銀三角）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著作者　王天恨
出版者　世界書局
印刷者　世界書局
發行者　世界書局

發行所　上海四馬路 各省　世界書局


世
界